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11
15 March 1990

CHINESE

第二九一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3月15日星期四, 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阿殊塔尔先生(民主也门)

成员国: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古巴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福蒂埃先生

李鹿野先生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西先生

莫兰诺先生

戈舒先生

拉西女士

布朗先生

阿布·哈桑先生

米库先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沃森先生

恩藏格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 2-750室)。

下午4点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

1990年2月1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1139)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第2910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以色列、约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在安理厅旁为他们准备的坐位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拜恩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和迪亚罗夫人(塞内加尔)在安理厅旁为他们准备的坐位就座;卡杜米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他以3月份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拉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以本月份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在安理会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非常高兴地热烈祝贺你荣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我们非常愉快地看到你荣任主席是因为你代表着一个兄弟的阿拉伯国家。我个人与你的交往使我深信你的值得称颂的素质、效率和智慧将有助于安理会工作的成功。

我还愿对你的前任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技巧和敏捷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我还愿对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布·哈桑先生阁下和古巴外交部长伊希多罗·马尔米耶卡·佩奥里先生阁下在安理会就所有阿拉伯国家关心的这一审议中的问题发言表示阿拉伯集团的谢意。

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原因不外是这些领土的局势出现了一项严重而消极的发展，这一发展有损于领土的当然主人的利益，并对该地区的和平前景构成了威胁。导致安理会今天开会的新发展是苏联的犹太人加紧向以色列移民。

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10万左右新移民，几年内就会有100万左右新移民。

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历史同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根源紧密相联，其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确，这个移民问题是冲突的原因，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是冲突持续至今的一个主要因素。自1967年战争以来的犹太移民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刻我们尤为关心的问题。

自从1967年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以来我们一直对这种移民的严重性及其后果提出警告。当时很明显，这种移民将对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居民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以及该区域的和平前景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在以色列征用部分被占领领土并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后，许多犹太移民在以色列政府的鼓励下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定居。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征用土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是安全理事会人人皆知的。的确，联合国为调查这些作法所成立的各个委员会已将以色列的这些所作所为收录于报告之中。

我要宣读三国委员会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报告的其中两段，该委员会是根据安理会第446(1979)号决议旨在审议犹太人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定居问题而成立的。

关于以色列对定居的政策，

(以英语发言)

“委员会发现现有证据表明，以色列政府故意地、系统地和大规模地在被占领领土建立定居点，对此以色列应负完全责任。”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关于建立定居点和驱逐该领土合法居民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员会阐明：

(以英语发言)

“委员会认为，建立以色列定居点和驱逐阿拉伯居民是相互关联的。”

(同上，第221段)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会员国都知道，安全理事会收到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了第465(1980)号决议，其中确认

“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为改变巴勒斯坦和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或被占领领土的任何地区的地理特征、人口构成、体制结构或地位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均不合法……。”(第465(1980)号决议，第5段)

以色列将其一部分人口和新移民安置在这些领土定居的政策和作法严重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是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严重障碍。

在该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还吁请以色列人民和政府从今以后停止

“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包括耶路撒冷建立、筑造和规划定居点”。(同上，第6段)

安理会还呼吁

“各国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专门用于被占领领土上的定居点的援助。”(同上，第7段)

十年已经过去了，而这个决议尚未执行。以色列仍在建立定居点，有些国家仍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援助，要么是物质上的援助，使其能够建立定居点；要么是人员上的援助，使以色列能够以移民充斥这些领土。

以色列政府关于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定居的立场——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将

这些领土殖民化的立场——不必予以详细阐述。 现任以色列政府及其前任都采取了这一立场。

例如，我记得果尔达·梅厄在1973年任以色列总理时曾说过：

（以英语发言）

“这些前哨基点和定居点都是种子，它们今后将发展起来，人口不断增加，根基越来越坚实。”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同年，任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说了下述话：

（以英语发言）

“以色列应该永远留在西岸，因为这是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这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要不是想要到这里来，大可以留在美国和俄国”。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最近就这一问题的讲话一定已引起安全理事会注意。他说，这些移民有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定居的自由，由于这种大规模移民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以色列；以色列应该坚持继续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以便大规模移民；这次移民将使以色列更加伟大，更加强盛、更加繁荣。 这是极为严重的声明。他们应促使安全理事会更充分、更紧迫地注意这一问题，并最终导致找出紧迫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仅仅以他们是犹太人为理由就允许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定居，同时仅仅以他们是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为理由剥夺流亡的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利，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如果人权意味着给予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别国的权利，那么人权当然不意味着这是以牺牲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来行使这个权利。

如果在1948年以色列立国的这块土地上还有空地，那么首先应当由巴勒斯坦难民到那里居住，他们是那些土地的主人，他们是被人以武力赶走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权力是联合国在各项决议，尤其在大会第194(III)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第2(b)段中强调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民族权利。

以色列关于在1967年以来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定居的政策一直与有计划地驱逐这些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并强迫他们迁移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以色列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镇压和蛮横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困难，从而迫使他们离开这块土地，到别处重新定居。

由于以色列占领1967年以来就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认为目前苏联犹太人密集地、有计划地移居以色列是一个比以往更严重的威胁。大批移民到达以色列并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定居意味着偷偷吞并这些领土并驱赶其合法居民的行径仍在继续。它还破坏了该地区和平的前景。由于这一大规模移民的影响，以色列可能迟早会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正如它早些时候吞并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和阿拉伯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一样。

以色列还可能犯下驱逐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罪行。在以色列，这一罪行被称为“转移”。一些以色列领导人对讨论这一问题毫不迟疑，认为它是一个可能的变通办法。应当指出，1988年6月19日以色列就可能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的问题进行了公民投票。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41%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一设想。1989年10月，根据另一次公民投票，拥护大规模驱逐的人数增加到52%。这表明支持这一不道德设想的那些人的圈子扩大了，并有可能终于会成为一个潜在的解决办法。

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人权将成为这种罪行的首要牺牲品。其他受害者将是受这种罪行严重影响的阿拉伯邻国。这些国家仍然受害于巴勒斯坦人民以前被迫迁的后果，尤其1948年和1967年战争以后，情况更是这样。这种可能性并不遥远，如果我们考虑到以色列领导人发表的关于另一个家园设想的无数

次声明的话。当然，如果以色列试图执行这一计划，那么这将导致本地区发生规模空前的大动乱。

我们已对最近几年里国际关系中出现的积极发展表示了欢迎，我们希望国际缓和能够影响阿以冲突，以便加快早就应该实现的政治解决进程。

但是，看来似乎情况恰恰相反。这一危险的移民浪潮是苏联发生的符合国际气氛改善的变化结果之一。在这一移民问题发生之前，其各个方面的危险性本应得到考虑，并应采取预防措施，将移民送往欢迎并能容纳他们的国家，即他们的存在不会对那里人民的人权、民族权利以及和平与安全带来危险的国家。

那些坚持要求进行这种移民并对此施加压力的国家应当敞开大门，接收这些移民并让他们在本国领土上定居。但是，这些国家的行动恰恰相反。它们不是规定配额就是紧闭大门，试图迫使它们去以色列，尽管离开苏联的犹太人在有权选择时，85%的人去了美国，而不是以色列。

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那些移民离开他们的国家时带的不是护照，而是旅行证件，这意味着，即使他们想回国，他们也不能回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这变成了一个疏散而不是移民的问题。因此，以色列通过接收更多的移民而得到了国际缓和之硕果，这加强了它的潜力，为它的战争机器加了油，其方式正如它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从国际紧张局势中得到好处一样。

以色列从这两种情况中得到的好处必将增强它的顽固立场，并促使它坚持其在本地区推行扩张主义和侵略的政策。这个国家没有明确的边界，并且既不承认自己是占领国，也不承认《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对被占领的领土的适用性。以色列还否定从家园中被赶走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并认为承认回归权无异于“人口自杀”。这一措词是以色列现任总统赫尔索1976年在大会讨论巴勒斯坦项目时发言中使用的措词，当时他是以色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他说：

“这一所谓的原则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以色列无意进行人口自杀。”

事实是，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对以色列来说将不是人口自杀。恰恰相反，世界犹太人移居和定居于被占领土是对该领土合法居民的人口屠杀。在这一方面，我要回顾，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者伯纳多特伯爵在其1948年就此问题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以英语发言）

“如果这场冲突的不幸受害者（巴勒斯坦难民）被剥夺了返回家园的权利，而犹太人移民却涌入巴勒斯坦，这将对基本公正原则的冒犯。”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这个犹太人移民涌入以色列的新浪潮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增加我们的恐惧和关切，这有几原因，第一，这种移民是以牺牲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公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人权为代价的。

第二，以色列将以移民为由，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声称它需要这些领土来接纳新移民。它将利用移民为其战争机器加油，并鼓励以色列坚持对阿拉伯国家推行扩张主义侵略政策。

第三，和平解决仍未实现，移民和由此在被占领土产生的定居点破坏了被一致认为是在该地区建立和平的基础的“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方案，从而阻碍了和平努力并使建立和平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以色列仍拒绝把自己看作为占领国，并拒不承认《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它还拒绝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尤其是那些宣布其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做法为非法并要求它停止这种做法的决议。

出于这些原因，并在神圣的巴勒斯坦起义——起义突出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断然拒绝以色列的占领及他们恢复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決心——和众所周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表示的和平的巴勒斯坦立场的背景下，显然，这一新移民潮具有严重的影响，安理会应予以紧急注意并采取果断措施。

今天，安理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效。有效并不在于通过决议，而是执

行决议。安理会已经通过了许多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决议；这些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它们遭到以色列的拒绝，而且安理会未能运用其权力对这种拒绝态度采取行动。

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的移民问题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一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冲突。只要这一问题仍然得不到彻底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也仍将得不到彻底解决。

关于现在讨论的犹太人移民问题，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下列行动：中止向以色列移民或使其改向移居其他国家，直至实现和平解决为止；重申以前安理会关于这一议题的决议，尤其是第465（1980）号决议；重申《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重申在被占领土建立的定居点是非法的，并重申有必要促使以色列停止建立定居点并拆除已建立的定居点；确保所有国家将停止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可能被专门用来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援助；责成秘书长监督安全理事会将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在适当时间内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应再次强调必须加紧努力，通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及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实现阿以冲突的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这样的解决将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造成的所有问题，包括现在讨论的移民问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迪阿罗夫人（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塞内加尔和我有幸代表我国担任其主席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尤为关切的问题的讨论。

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指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工作。我们愿热烈祝贺你,并相信你将继续以你一贯的活力与能力指导安理会的工作。我还必须向你的前任古巴的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大使表示他应得的赞誉,他在二月份杰出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我以作为塞内加尔代表和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要求获准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因为我们对最近有关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政策的事态发展深感关切。

我高兴地看到并赞扬尊敬的巴勒斯坦、马来西亚和古巴等国外长阁下今天上午来此参加会议,这表明了这一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的意义和尖锐性。

以色列某些领导人最近的讲话再次表明,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有关决议,以色列却顽固地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拒绝承认《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在被占领土上实行的定居政策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谴责。它致使安全理事会在第446(1979)号决议中成立了由其三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以调查关于被占领土上定居点的情况。在该委员会提交其第二项报告后,安全理事会于1980年3月1日通过了第465(1980)号决议,接受了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安理会确定以色列为改变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或其任何部分的地理特征、人口组成、体制结构或地位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均无任何法律效力。安理会认为,以色列让其部分居民和新移民在这些领土上定居的政策和作法,公然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并严重阻碍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安理会还呼吁各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将具体用于与被占领土上定居点有关活动的援助。

该委员会在其第三项报告中指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正继续恶化,并重申以色列定居政策仍在积极、蓄意和有计划地得到执行,所使用的方法常常是恐吓性的,完全无视基本人权。该政策导致仍然留在被占领土内的阿拉伯居民日常生

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有害变化,并引起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这些领土的深刻的地理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鉴于这一局势的日愈恶化,委员会认为以色列的定居政策和无理强加给手无寸铁的居民的痛苦,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混乱和暴力,并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找到适当手段,以结束这种局势。各位成员知道,不幸的是安理会未能接受委员会第三项报告,因而其建议未得到执行。

因此,尽管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以色列却继续加速推行其定居政策。根据最近的消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没收的土地面积到1989年几乎达到被占领土总面积的55%。在西岸有185个定居点,在加沙有22个定居人数估计已达70 000。此外,据称已有120 000以色列人在自1967年占领开始以来在东耶路撒冷建立的新居民点定居。

这种蚕食被占领土的政策,只能是根据非常准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制定和执行的计划的一部分。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不是在1982年10月宣布说:

“在整个西岸实行大规模定居是对外国有些人要强加给以色列的各种计划的最好答复吗”?

自然,以色列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一整套措施,以扼杀巴勒斯坦人民的任何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体现。伴随这些措施的是以色列武装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暴行、恐吓和挑衅行为,更不用说驱逐和其他形式的流放。

自起义开始以来,这一局势只是越来越恶化。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其1988年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对愈来愈多的以色列武装定居者参加对巴勒斯坦居民的袭击这一情况表示深切关注。该委员会在其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对以色列为企图扑灭起义烈火而不断扩大使用武装力量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据报道,1989年11月以色列武装部队的一个由定居者组成的预备连被派往西岸。我在代表该委员会写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多次

报告了由于成批的定居者采取暴力行径造成巴勒斯坦人很多伤亡而引起的多起严重事件。

根据美国报界最近透露的数字,在本十年内移民人数将从1990年的5万增加至75万。由于新的移民,1967年以来在东耶路撒冷定居的犹太人口可能增加百分之六十,不久的将来在西岸犹太人殖民地的人口将增加百分之十。据说,1989年就有2 000多户以色列家庭在被占领土定居。据报道,已经定居那里的人正积极地鼓励新移民移居被占领土,以色列政府正通过提供大量的现金奖金、低息抵押贷款甚至几乎免费的土地对此给予合作。

一方面是新移民直接在西岸定居,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士兵执行极其严厉的居住法,把世代闾家在此居住的巴勒斯坦人驱赶出去。据可靠人士称,西岸正在掀起一场愈演愈烈的拆散家庭的运动。由于以色列颁布的限制性规定,1967年战争后以有限居住许可返回被占领土、并在此居留的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当局看作是外国人。占领当局在1989年赶走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从起义斗争爆发以来以政治原因为由驱赶了50人

希伯伦市前市长穆斯塔法·纳特谢赫在下面的讲话中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恐惧。他说,

“以色列拒绝准许巴勒斯坦人有权返回该地区,但同时又带来了犹太移民。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共处的巴勒斯坦国,并在其中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但是,从国外来的犹太移民将改变被占领地区的人口组成。”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注意到了苏联和美国政府谴责以色列关于定居被占领土的现行政策的声明。委员会完全支持这些讲话,支持其他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的声明,委员会与他们一起关注这一问题。委员会愿与其他方面一起呼吁以色列政府执行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避免采取可能改变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口组成行动。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保证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不被用来使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永久化,不妨碍和平进

程,而且不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在此,我高兴地强调塞内加尔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一贯信守正义。她支持每个人有权自由地移居本人选择的国家,但她不同意由第三国强迫行使这种权利国因而有害于当地人口。在这一问题上,是有害于巴勒斯坦人民。

现在,全世界都把对话和谈判当作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上策;许多政府正在采取令人欢迎的主动行动,表现出可喜的政治勇气;甚至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都似乎认识到这一基于暴力、迫害、种族歧视和剥夺权利与自由的政策的离经叛道。但由于以色列政府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而动,新的风险正在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

我们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反对其对抗和挑衅性的立场,以便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继续遭受不幸的非正义行动不致演变成一场更加可怕的悲剧。

我们应该支持正在采取的主动行动,以更有关各方进行建设的谈判,并保证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召开,找到和平、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为实现这一紧迫的目标,我们必须超越我们习以为常的分歧。

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不久将在举世的欢呼声中进入自由国家的行列,这是她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赢得的。这一正义战胜暴力、自由战胜非正义的光辉例证应该启迪试图漠视正在为实现其正当愿望的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们。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能使我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它将同样使勇敢的巴勒斯坦人民能够重新获得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在建立一个和平、正义和繁荣的世界方面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塞内加尔一贯始终不渝地走这条道路,她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今天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只是阿以冲突这个多

重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建设性地解决这一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就必须由直接有关各方面进行全面谈判。如果从一开始就走这条路,敌意和紧张早就能够消除。如果过去就开始直接谈判,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正被人操纵和夸大。

去年5月以来一切旨在发起对话的外交活动都是以以色列1989年5月14日提出的和平倡议为基础的。

目前,一场国内的政治危机正在以色列形成。然而,据我所知,以色列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她的国内政治危机和政府更迭不是由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如何争取和平,如何为加快导致和平的进程走最有效的途径并利用最佳的方法这一令人坐卧不安的问题决定的。

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阿以冲突核心的有争议的问题和双方相互埋怨上面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谈判开始后一定会谈到不同的意见。各方的立场路人皆知;在这儿无休止地重复只会火上浇油。

在此危急关头,推动和平进程应是所有有关各方最优先解决的问题。谨慎从事有助于避免掉进前方的陷井。

我本应以这样的口气结束我的发言,说“主席先生,谢谢”,然后回到座位上去。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坐在这儿听对以色列的又一轮谴责,对这些谴责不能不加以回答。

我们正目睹世界上到处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墙在倒塌,民主自由的信息在传播。边界开放,迁徙自由有益于各族人民。其中也有犹太人,他们在寻求安全的住所并想在以色列他们的家园中享有尊严地自由生活。

上千年的镇压、迫害、侮辱和屠杀在纳粹用工业化方式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达到了顶峰,随后,以色列国重新诞生了。这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先知以赛亚曾宣布,上帝

“将从五湖四海聚集以色列的流浪者并且召集失散的犹太人。”

(《圣经》《以赛亚书》11: 12) 犹太人从此获得了永久的安全住所及能够移民栖身之地。犹太人再也不会面对紧急致命的危险无依无靠了, 再也不会发现自由大门在他们面前紧紧关闭。以色列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这是以色列的基本法《回归法》向全世界犹太人作出的保证:

“每个犹太人都拥有权移居本国。”

这就是以色列的实质, 是以色列存在的理由。

不错, 以色列吸收了它的人民: 一批又一批一贫如洗的难民; 为生存而逃亡的无家可归者; 欧洲集中营和死亡营中可怜的幸存者; 从阿拉伯国家逃出的 800 000 名难民, 其中许多人为了逃命, 丢下了全部家当; 来自黑非洲、亚洲和美洲的难民和移民。

实际上, 在本议事厅开会的我国代表团成员就是现代以色列的缩影。我们都是来自四大洲的第一代或第二代难民或移民。

苏联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是长期、艰难和紧张的国际斗争的结局, 在斗争中, 整个自由世界——政府、议会、政治家和公众起了领导作用。我们深深地感谢这些努力并赞扬苏联决心按照国际惯例赋予其公民迁徙的自由。当民主化的黑暗面力图重新恢复恶毒的反闪米特主义时, 这一重大的进展今天特别具有关键意义。

与此同时, 阿拉伯国家正掀起一场险恶的运动, 其范围和规模都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 其目的是完全阻止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尽管有种种借口, 其攻击矛头都是针对移民本身的, 我们已在这儿听到了。然而, 犹太移民是以色列国存在的基础。因此, 反对犹太人向犹太国移民的人就是表示他们反对我们的生存。

这次辩论中谴责以色列企图用犹太移民大规模定居使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这是十分荒谬的。它们没有任何根据。相反这些论点是长期反对犹太立国运动的最新表现, 这场运动常常用各种委婉的口号作掩护, 比如“武装斗争”、“种族歧视”、“定居”、“反犹太复国主义”、“解放巴勒斯坦”或制止犹太移民的运动。

40多年来，阿拉伯国家和它们的各种代理人和组织竭力使唯一的犹太国非法化，从形体上摧毁它，从政治上、外交上和经济上破坏它。早在以色列控制犹地亚、撒马利亚和加沙地带之前阿拉伯国家就共同努力阻止犹太移民。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系统的阿拉伯运动的顶点，它起始于阿以冲突的开端，目的是反对以色列作为犹太人家园这一实质，反对犹太人拥有移居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并且反对和平，不迁就以色列的现实。

我们记得，本世纪初，犹太难民如何刚逃脱欧洲反闪米特人的迫害，却遇上了好战的阿拉伯人的反对。我们记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受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哈吉·阿明·阿尔胡桑尼的支配，他从设在纳粹德国的基地密谋策划不仅要阻止所有的犹太移民，而且要从形体上消灭欧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中和之后同他一唱一和，不断施压，迫使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禁止一切犹太移民。

我们不会忘记，阿拉伯国家的压力最终导致派遣一个皇家委员会去“调查”巴勒斯坦的“局势”，导致1939年5月17日英国托管当局发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移民，接着完全禁止犹太移民。1939年5月17日这一天是纳粹德国上台六周年，当时妇孺皆知欧洲的犹太难民面临生命危险，这一天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一周年，紧接着纳粹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并仅在进攻波兰两个月之前。道义上的含意当时被漠视，就象今天被漠视一样。

由于当时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疯狂拒绝让犹太人获得唯一的庇护所，所以他们决不容许在阿拉伯国家中间建立一个犹太国。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立即遭到了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甚至在“六日战争”之前也遭到拒绝。正如他们拒绝第242(1967)号决议和戴维营协议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也拒绝以色列1989年5月的和平倡议。

这种持续的敌对状态尚未结束。今天，以色列再生四十二年后，以色列仍然遭到阿拉伯拒绝承认其存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卡扎菲先生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要求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

“巴勒斯坦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坟墓……是所有犹太人的集体焚炉。因此我规劝犹太人在炉子……沸开之前离开，回到他们的国家去……阿拉斯加是建立犹太国的恰当场所……我警告他们，在被掩埋之前爬出坟墓吧”。

这些话发自1990年1月6日利比亚的黎波里的民众国通讯社。

对这些毫无廉耻的威胁难道应充耳不闻吗？我们难道能视而不见利比亚的赌博吗？这个敌对国家在拉波塔生产并积聚了大量的化学武器——毒气。

阿拉法特只能表示同意：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应该返回其原籍国……人民革命必将继续，直到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都被解放”。

这些话摘自民众国通讯社，日期是1990年1月8日。

1990年3月8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要求同以色列进行一场持久的圣战，“永不休止”。

目前他们正在准备建立所谓的对抗以色列的东方战线——一个联合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巴解组织各方力量并能够动员近300万人武装的军事联盟。

这一切似乎还不够，一个古老恶毒的论点最近又重新浮现出来，重新回到已故的沙特阿拉伯大使巴鲁迪的臭名昭著的思路上，巴鲁迪曾在安全理事会上说过，犹太人不仅无权在以色列建立主权国家，他们甚至不是犹太人：因此更有理由剥夺他们的家园。他争辩说，他们是Khazar人——一个在八世纪皈依犹太教的部落——的后裔。

这种无稽之谈最近又卷土重来。

阿萨德总统在其3月8日的讲话中宣称：“苏联犹太人都是Khazar人。他们不是Issac和Shem的后裔，甚至不是挪亚的后裔”。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的采访时，阿拉法特告诉我们，苏联犹太人并不真正是犹太人。“他们并不属于以色列的12个部落”，阿拉法特说，“他们是被以色列集中拐骗来的。”这是他在采访中说的，载于1990年2月26日的“Arret Sur Image”。

卡扎菲走得甚至更远：他要求把以色列的犹太人驱逐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Khazars人的家乡。卡扎菲声称，这就是实现他称之为公正和平的方法——民众国通讯社，利比亚的里波黎，1月6日。

在中东慷慨激昂的言词经常造成流血，因此对这样的讲话不能置若罔闻。仅仅六个星期前，一辆旅游车在驶往伊斯梅利亚途中受到袭击，九名以色列旅游者被打死，17人受伤。许多组织竞相争夺这场屠杀的荣誉。其中之一是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该组织同阿拉法特的法塔赫集团有紧密的行动联系。据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称，其动机是提醒苏联犹太人：以色列不是牛奶和蜂蜜的土地，而是死亡之地。原文如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身着军服踏上我们神圣的土地，以便压迫我们阿拉伯人民……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严阵以待……我们正告在巴勒斯坦和其它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男女老幼将同你们战斗……武装斗争就是我们通向巴勒斯坦的道路。”

上文引自圣城广播电台，大马士革，2月5日。

这就是所谓的武装斗争的实质，武装斗争是滥杀犹太平民的委婉词，那些试图破坏和平解决冲突步骤的战斗呼喊。应该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旨在阻止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的强大政治压力。这一点在几天来几乎所有阿拉伯报纸刊载的大量文章中非常明显。科威特报纸《Al-Qabas》2月22日称：

“公正的解决办法就是使巴勒斯坦回到犹太移民以前的状况……以色列的存在是非法的，因此，公正的解决是以色列停止生存……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必须返回自己的故土。这才是真正的正义……暴力所得只有用暴力并通过伊斯兰圣战才能索回。”

科威特的《Al-Qabas》报就是这样说的。

1990年2月15日统一的国家领导机构——巴解组织发出最新指示，其中称：

“领导机构要求苏联停止直接从苏联向以色列移民并呼吁巴解组织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民众……坚决采取行动，制止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这项指示以2月15日第52号传单印发。

所有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巴解组织法塔赫派第五次大会1989年8月8日通过的决议，内称“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使罪行达到了顶峰，”

“法塔赫已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作用是阻止犹太移民进入以色列。”这段话引自AFB，8月8日。

阿拉伯国家祈求括起一场重大的外交风暴，使全世界都努力阻止犹太移民的流动。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制止所有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句号。正是由于移民可能使以色列变得强大才引起阿拉伯国家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一直希望限制以色列人口，从而限制我国的国力、犹太特征和长久生存。更准确地说，这个行动的主要动机是支离破碎的幻觉，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最终将从中东的地图上消失。

正如沙特报纸《Al-Riad》指出，

“如果不通过军事斗争的升级将巴勒斯坦变成一个地狱，以便阻止俄国移

民，那么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到21世纪初将达到800万人。”

这段话引自Al-Riad，沙特阿拉伯，1月27日。

同样，原教旨主义 Hamas 运动在其2月15日的第52号传单中称：

“这是巴勒斯坦问题必面临的最致命的危险，不论苏联移民在西岸和加沙或在1948年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定居。”

我强调指出：“1948年被占领的巴勒斯坦。”

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安曼举行的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说：

“关于禁止他们在1967年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定居的论据不充足，因为这些移民无论在那里都会加强以色列社会”。

上述这段话引自1990年2月19日的《阿拉伯新闻社》。

因此，这就是所谓问题的实质：以色列由于拒绝消失而正犯下滔天罪行。但是，阿拉伯国家知道，公开反对移民这一普遍权利是不受欢迎的。它们还会注意到，公开表示愿意与以色列和共处又与反对犹太人移居犹太国的观点冲突。这样就不得不寻找一个可接受的借口，即大叫大嚷和荒谬地指责以色列企图迫使巴勒斯坦人迁走，让犹太移民取而代之。

事实正好相反，以色列不但没有迫使巴勒斯坦人迁走，反而一直是积极进行这些人重新安置的唯一国家。1967年以来，以色列根据家庭团聚计划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回到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此外，1971年以来，以色列面对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加沙重新安置了多达15万以上的巴勒斯坦难民。15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已经自愿离开了难民营，现在居住在加沙地区现代化居住区的永久住房里。

在这方面，有人声称，以色列作为一项政策正在把犹太人移民送到这些领土上去。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事实将说明一切。99%以上的移民在以色列主要的城市中心定居。移民安置部长今年2月28日重申了以色列关于这一问题的明确政策：

“我希望表示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信息。移民不会被送到领土上定居。”

那些提出关于领土的人口结构正受到威胁的论点的人知道没有理由可用来自对它加以证实。因此，他们可求助的唯一办法是抓住据说是以色列总理说过的话，据说他讲过移民需要更多领土的话。为了澄清事实，沙米尔总理2月13日在以色列议会作了如下声明：

“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地位将在谈判中得到讨论，这些谈判将根据以色列历届政府决定中详细说明了指导方针和具体情况，并按照以色列参加的国际协议进行。我们非常注意这一点。……政府没有把移民引向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政策。”

两天以后，沙米尔总理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指出：

“有人企图牢牢抱住为攻击据说是我说过的关于以色列大国的话而进行这场阿拉伯运动，但与我们受到的攻击的多面性和极端性相比，他们的行动大为逊色，微不足道。我说过我们需要一个强大、安全的国家，以便吸收移民浪潮——这些话被歪曲，并被用来进行反对我们的运动，但这些话中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被解释为希望把新移民特别引向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地区的内容。这也不是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以色列有许多人口不足并有待于开垦和发展的地区，例如北部的加利利或南部的内格夫。移民加上和平共处将促进这一进程。

有人拒绝接受存在一个安全的、正在发展的并拥有主权的犹太国这一现实，并坚持追求蹂躏它的梦想。他们正继续反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然而现在应该是他们认识到下列事实的时候了：在这样一个开放和民主化的时代，犹太人大规模回归其历史家园进一步表明消灭以色列这一违反时代潮流的梦想正变得越来越令人讨厌，越来越站不住脚。

阿以冲突各方的基本立场显然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不可能通过进行又一回合的激烈辩论而得到解决。分歧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手段才能消除。我们不要让那些反对这一进程的势力将这次辩论引向歧途。以色列将继续目前正在进行的真

正的努力，以便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我们希望这一进程将促成阿以冲突的谈判解决，并实现我们这一动乱地区的真正和平。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安理会在其第2910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先生发出了邀请，现在他希望发言。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告诉你，看到你主持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你主持安理会是你在致力于广泛的阿拉伯事业，尤其人类解放事业方面达到的顶峰。贵国在本组织内对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你的外交才干以及智慧和涵养是阿拉伯集团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财富。

今天安全理事会对审议的目的已谈论很多。这些审议工作是在和平进程处在非常重要的时刻进行的。

在以色列统治当局目前面临的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今天对沙米尔政府投不信任票——中产生的问题带有继续拖延和瘫痪的萌芽，从而企图掩盖以色列以重组新政府为借口进行拖延和推诿的真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企图将它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和民族权利，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的行径充当其新的互相冲突的政治局势的抵押品。因此，当这场辩论正在安理会进行的时候，我们同时处于一个有些人认为是有指望的局面，因为撤换沙米尔先生后可能出现所谓风格上的灵活性。然而，重要的是以色列政治平衡中的政治条件不变因素，而不是表面的可变因素。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脱离或偏离所涉问题的实质焦点，不仅是大规模苏联犹太人移民的后果，而且是以色列坚持其不妥协和拖延立场所造成的整个问题。

让我提及以色列的声明和对苏联或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的目标所患的偏执狂，这种偏执狂是以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基本哲学不变因素为依据的。这在今天的辩论中表现为有人坚持说，以色列存在的全部理由是正如所谓的返回法

所规定的那样，它是所有犹太人的天堂。我们阿拉伯国家决定不追忆历史，而是试图阐明未来。但是，如果要简略地回顾历史的话，让我们检查一下以色列坚持大规模苏联犹太人移民的这种做法，并让我们纠正一下对我们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抵制这种移民做法的立场的蓄意歪曲。

据以色列代表说，《返回法》是以色列国的存在理由，这是一条拒绝考虑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以色列境内家庭的权利的返回法律。同样，该法律否定了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返回法》是排斥性的，因为它明确规定，巴勒斯坦土地是犹太人最终命运的依靠。

我们说了些什么话？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的决议是怎么说的？当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1988年宣布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时说了些什么？它们默认了分治。它们承认了在历史性的巴勒斯坦的两国制度。它们承认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中所阐明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的合法性，据此，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是巴勒斯坦民族遗产的参数。

所有这一切都被以援引被曲解的社论和个人作家的译文的手段抹煞得一干二净。所有这一切体现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联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坚定承诺的做法都没有被认真对待，因为以色列想要弄清其不变因素，不管是利库德政府还是劳工党政府。

这些不变因素是什么？第一，“以土地换取和平”方案仍旧被遗弃。一方面，利库德党说，埃雷茨—以色列是以色列土地，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现在的黎巴嫩南部。但是，对这些领土的吞并将是逐步进行的，将是秘而不宣的、不声张的、悄悄进行的吞并。其他人说，“以土地换取和平”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案。但他们并不指定是那一块土地。他们不承认他们是作为占领国在被占领土上的。他们不承认定居点是非法的。事实上，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以色列政策的不变因素中，这些定居点是由劳工党政府建立的，并在后来的利库德政府中激增。

因此，《返回法》是一个今天仍无法确定的以色列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我们

都知道，以色列是唯一没有宣布的国界或边界的国家。因此，通过《返回法》和鼓励大规模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正在说，必须承认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这一进程是在哪里发生的？这一点是不能公开宣布的，以免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可能撤销对它的支持，因为如果你不在边界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那么你谈些什么呢？

这就是以色列凶恶地拒绝和反对巴解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作为谈判者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清什么是真正的永远不变的要素。那就是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它是阿拉伯遗产的一部分；它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象对犹太人一样是圣地。因此，只要耶路撒冷被定为包含西岸30%以上的地区，称它是所谓以色列永久首都则是无法设想的。

当美国总统指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时，引起了一片鬼哭狼嚎，因为他触痛了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基本要旨的末梢神经。当布什总统指出东耶路撒冷不应再出现新的定居点时，以色列极为傲慢和自以为是地回答说，在东耶路撒冷没有定居点这回事：东耶路撒冷的扩大地区是新的“居民区”。这是最巧妙的语言游戏。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外交和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概念和哲学上的挑战。以色列代表团反复指出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安全之地并阐述这种概念：反犹太主义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不断扩张的以色列也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犹太人大批移居以色列是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呢？今天是苏联犹太人；明天可能是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更早些则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苏联出现目前的民主化进程之前，我们看到的是“被拒绝移民申请的人”；美国施加其影响而保证苏联犹太人移民的权利。现在民主化已经进行，苏联犹太人仍然是可能受到迫害和歧视的对象。在两种情况，以色列都试图阐明这一概念：在每种制度中——无论是压迫制度还是民主制度——犹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迫害和歧视的对象。以色列人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制造出的妄想来建立一种先例，即以以色列是散居世界各地全体犹太人的最终归宿。

然后他们又宣称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被狂念所驱使。这一大批苏联犹太人到何处定居？这使我们看到了新的“阿斯匹林”。这就是苏联犹太人移民喜欢城市而不愿去定居点。他们喋喋不休地指出1%的苏联犹太人已在被占领土定居。现在是1%，明天是2%，以后就是5%：只要定居点被当作是领土兼并的焦点，我们怎能期待以色列政府说不会鼓励苏联犹太人到那里去，而其他犹太人可以去呢？实际上，美国犹太人占今天被占领土定居者的60%——而这些美国犹太人既非歧视也非迫害的对象。

因此，防洪闸很可能会打开，特别是以色列现在象其对贝克计划的反应所表示的那样，有意要排除让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方案，宣布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任何与巴解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都不能给予经谈判规定的所谓自治权利。

正是这种反犹太主义是不能避免——可能不是某个阶段，而是不同阶段——的概念，构成对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的根本挑战；它还对任何地区的犹太居民构成根本的挑战。如果哪里出现歧视犹太人的企图，就应当主张反击歧视者，而不是逃避它；不是与歧视者共处，而是要面对他，反击他，与他对立。在美国、在英国，在我们这些国家中，我们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歧视。但对美国人、对苏联人，对阿拉伯人来说，歧视是一个问题。但对以色列，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来说，歧视是一种政策。因此，蓄意制造的关于他们必会受到迫害的妄想，是为了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为未来扩张进行策划和辩护的一个企图。

这是一种蓄意进行的精神侵犯，它不仅针对我们，而且针对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归属和整体感：即他们是自己所属的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的感觉。诚然，可能有个别苏联犹太人或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受到歧视和迫害，其移民的权利应得到保障。任何地方的移民权都应得到承认：它是人权的一部分，必须充分自由地行使。但是由于某种宗教和民族背景而进行的大规模移民，则相反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作为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约旦代表今天指出，由于其持有非犹太宗教信仰而歧视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进入其家园的权利的行为，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在人权标题下的移民问题,而是企图在一个国家之中建立一个没有疆界的新帝国,它践踏了联合国的所有决议,凭借权力吞并了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并以蚕食的方式扩张到了西岸,它以“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名义声称对西岸和加沙地带拥有主权。所有这些使我们对国家安全深感忧虑。

这可不是狂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样式,在巴勒斯坦被瓜分之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移民浪潮,由于许多犹太人、俄国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巴勒斯坦人沦为西方文明思想危机的后果的牺牲品和目标。当时,以色列来到西方,并说:我们不再追究你们过去对犹太人的行为,但你们西方也不要过问以色列现在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

双方的罪恶被免除了,但受害的却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接受现实,尽管他们作为整个民族的记忆不会忘记他们的归属感。但他们已经顺从了。然而,现在又出现了来自苏联犹太人的新的移民浪潮。东欧和苏联正在发生全面的历史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又恢复了友好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事件,我们希望民主化能够影响到其他地方。

但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样式,一个可见的、可察觉的、缓慢移动的样式,它预示着另一场全球性危机--对苏联施加压力,促使其允许苏联犹太人移民并最终只移居以色列;限制苏联犹太人前往美国--这一切都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们不愿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成为解决全球性第2阶段思想危机的工具,我们今天正看见这场危机。因此,我们的苏联朋友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这不是我们阿拉伯人正在进行的运动的结果,而是因为这对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对该区域稳定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是一张破坏一直主张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国际司法努力的药方。

我们相信谈判,我们多次表示过这一立场。但在外交史中,从来没有过一方试图确定谁应代表另一方的事。但我必须说,以色列反对巴解指定其谈判、对话或讨论

的代表主要是由于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为其对手，因为承认巴勒斯坦人为其对手将是承认平等。对以色列而言，巴勒斯坦人是解决其明显的命运的障碍。因此，以色列不会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特征和其自决及独立的意愿的体现；他们不会承认巴解；他们甚至不允许所谓的谈判者之间有任何直接可见或不可见的关系。因此，他们将作出的最大让步是用他们所称的朱迪亚和萨马里亚的巴勒斯坦居民的地方自治权利来替代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因此，由于苏联犹太人移民而产生的这整个问题也许必须摆在突出的位置，并重新打开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巴勒斯坦国的命运，也不仅仅涉及到中东未来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的是，一个试图提出反犹太主义不可避免的民族受到的耻辱。而这正是以色列人寻求蔑视国际社会和人类良知的依据。我们反对认为反犹太主义是永久的这种声称。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都来反对反犹太主义，结束一切形式的歧视。因此，那些声称为反对反犹太主义而战、但又歧视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人和反犹太主义者一样糟糕。我们要声明，并不是整个以色列社会和全体犹太居民相信这一创造出来的狂想。犹太居民确实相信人类的良知，相信人类良知的觉悟和恢复彻底战胜了纳粹主义，也同样相信能战胜各个地方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各种形式的歧视。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本次会议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该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由安理会成员磋商确定时间。

下午6点散会。